

崇雅堂文鈔

序

詩文之道無腹笥以充之不可也無性靈以主之不可也無卓識以鑒之不可也無銳思以構之不可也四者俱備再得山水之助則其言非常人之言也以蘇文忠公之博極羣書妙抒機軸盡掃陳言每出新意紀文達公尚謂其在杭時胷中清思半耗於簿書半耗於游宴是雖有名區而無靜力天才亦有所掩也書農學士本積學之士蜚聲翰苑視學皖江年逾艾卽引疾歸武林於茲十餘稔矣所撰詩文日臻老境文則兼六朝李唐之美詩則顏謝杜蘇之流郵畱寄我請爲題詞一再展觀喜其學益深性益定識益超思益精是得助於杭之山水也能吐烟霞氣也而無簿書宴游之擾也

道光十有八年歲在戊戌立冬前一日友生英和書

崇雅堂文鈔卷一

仁和 胡敬 以莊

南薰殿圖像攷序

南薰殿舊藏古帝王聖賢圖像附以內務府廣儲司茶庫收貯
歷代功臣各像凡冊卷軸一百二十有一爲像大小五百八十
有三可謂富矣乾隆戊辰歲

高廟詔重裝池櫝以香楠毀以文緞帝后像黃表朱裏功臣像
朱表青裏尊卑區別秩然不紊裝成經進

御覽時用樂用綵亭導入

飭令所司每歲夏月抖晾棟宇森邃局鐫謹嚴慎重儲藏典至
懋也嘉慶乙亥歲

皇上命纂入石渠

頒發各圖像畀

臣

等八翰林恭閱同人閱至元后冠飾詫爲見

所未見

敬

援往牘粗述所知謬許淹通遂屬

敬

一手參攷舊例

首冊而軸居殿

敬

竊謂軸各一像攷證得專冊合衆像若一一

攷之慮繁冗不能明晰宜先軸則冊中之複見者可無事加案

也時方秋爽內官助爲展軸量度尺寸

敬

執筆諦視展軸不踰

晷

敬

筆亦不停綴也軸自唐以前無后像卽帝像之存者亦無

幾宋帝后像以有景靈天章洎諸寺觀崇奉之所凡載在宋史

文獻通考諸書者綦詳明代像雖存而崇奉尊藏典禮闕畧一

二散見於記載者甚寥寥卷中所攷繁簡不同由取資有豐嗇

也元代服制史冊失紀攷元自中葉以後凡朝祭之服參用唐

宋制度而舊俗要未嘗廢圖中鉞笠畧姑猶存本色按圖覈實

補史闕文故攷索不憚詳盡也若夫古聖賢及文武臣工像設

灼然寫於鴻都泐於禮殿臺於南宮閣於凌煙壁於景靈之廡
與夫流傳名筆表著生祠者亦各絹楮區分廣袤度測竝徧檢
譜錄追溯時代以證明績像之所自來惟是下學拘墟見聞淺
陋未能仰副

大聖人以古鑒以人鑒帝範臣軌合撰同符左圖右書
垂象作則之至意叨忝
恩遇斯誠負疚於心者焉

國朝院畫錄序

國朝踵前代舊制設立畫院凡象緯疆域撫綏撻伐恢拓邊徼
勞徠羣帥慶賀之典禮將作之營造與夫田家作苦藩衛貢忱
飛走潛植之倫隨事繪圖昭垂奕禩材藝之士先後奮興百數
十年祕笈琅函載在

御府圖編者難以悉數

高廟時兩次

命詞臣纂輯歷朝名畫均以

四朝院畫增後

皇上繼承

前緒於嘉慶乙亥春

詔輯三編一如往例昔錢塘厲鶚著南宋院畫錄八卷採摭該博已邀四庫館收入惜其書沿武林舊事之誤兼收馬和之畫幀和之紹興閒登第官至侍郎非畫院流其失與畫徵錄之稱王時敏爲畫院領袖等葢畫院名手不離工匠詞臣供奉皆科第之選流派迥別比而同之舛已古畫史之供職內廷者自漢迄明其官秩尙可條舉後漢有待詔尙方畫南齊有待詔祕閣

秀手梁有直祕閣知畫事魏晉北齊有待詔文林館蕭唐有開元館

畫直楊昇賢史館畫直楊供奉內教博士吳道武德南薰中尙等使

陳直集賢朱抱一任召入供奉韓幹陳翰林供奉韓幹翰林待詔李士昉呂巽

齊竹石晉有待詔王前後蜀有翰林待詔前蜀高仲宣杜子雲宋徽宗趙佶後

諫院德社致安高從翰林祇候後蜀徐南唐有翰林待詔蜀趙忠義前蜀趙崇勳趙崇德

王齊翰翰林供奉常翰林司藝中內供奉衛畫院學士趙後苑副

使董北宋有翰林待詔黃居寀黃惟亮王瓚王霽高文進高懷節辛谷荀偁昇翰

林應奉張翰林畫史張翰林入閣供奉戴圖畫院待詔高益董羽王

道真蔡潤黃宗道朱漸高克明和成忠馬贊圖畫院祇候厲昭慶呂拙勾龍夏李堆陶裔周鼎高元圖畫院

藝學趙元長夏侯延祐御畫院藝學郭熙徐圖畫院學生趙光輔侯封畫學諭

顧希畫學正臣試宗室藝業賜進士出身趙士琛遼有翰林

待詔陳同知南院宣徽事郭祥金有御前應奉黃元有諸色人匠

提舉

楊致謙

藝文監照磨

宋敏

金門待詔

周明

祕書監丞

何思敬

提舉梵像監

明

有文淵閣待詔

陳遠

武英殿待詔

華蓋殿

供御

馬

直仁智

殿

上官伯達敕文進謝延潘石銘李在周文靖沈政張乾林時修鍾禮時林南朱均曾和

供奉翰林文字

唐肅

供事內殿

供事內府

盛書郭純張顯

內供奉

通

直祕殿

英

直內殿為序班

楊節

文思苑

副使

明

試畫品中書

聖

錦衣指揮

錦衣鎮撫

撫

周鼎郭時敏鄭文英林郭

錦衣千

戶

謝景壽

錦衣百戶賜畫狀元

吳偉

此外此被徵召承恩寵登畫學隸

畫院而官秩無及及官他秩者未備載焉漢及唐雖無院畫名

而實與院畫等惟是唐以前流傳多釋道圖像與政體無關不

足紀唐畫史頗涉時事而韋無忝之圖開元十八學士贊美止

於文學侍從豈若乾隆中平定準部

錫宴紫光閣

丹毫親御為五十功臣像贊之聲教赫濯也陳閔之圖上黨十

九瑞見張說潞州祥瑞頌末述大人跡神人傳慶事屬傳會豈
若乾隆中日月五星之同度同道雖

聖德謙沖不允宣付史館而禎符炳煥垂象在天形諸圖繪之
占候足信也十九瑞中之金橋圖鋪陳元宗封禪後還次上黨
旌纛羽衛縣亘數千里閒其言涉夸豈若康熙中恭繪
六旬萬壽盛典百官黎庶自

宮門至

御園張樂祝

釐捧觴候

駕之雲日照布也曹霸之圖玉花驄韓幹之圖拳毛騮照夜白
所產止於大宛豈若

昭代之開疆闢土拔達山愛烏罕以及色爾克斯之神駿來自

大宛西北爲從古邊國所未通仰見

聖天子之懽威稜於無外也

韋瓘忝曹霸元宗時以畫供御見唐藝文志及歷代名畫記無忝官侍郎卿霸官左武衛將軍故前未敘入

夫韋無忝陳閔曹霸韓幹皆唐畫史之傑出者而所狀止此則以域於見聞格於運會使然也唐以後品目更繁非蒙賞過優卽罹禍不測宋則例賜金帶甚則賜紫賜緋明多假以錦衣衛銜以繪技畫工概授武職徑準襲替其失也濫宋太祖之於郭忠恕太宗之於李雄明太祖之於趙原宣宗之於郭文通戴文進偶因忤旨遂干嚴譴甚且殺身其失也刻當時倖進者妬才而騰謗遠害者辭職以鳴謙則以在上喜怒不常鑒別不真之所致也欽惟列聖幾餘游藝於畫院優其錫資限以資格備承

指示

嘉予品題如唐岱焦秉貞等臣所續咸榮荷

宸章獎勵裁成前無與儔遭遇極千載一時之嘉會也伏讀
聖製詩文集諸臣畫幅蒙

睿題而石渠失收者無慮數百或因

頒賞不存或因甄錄未徧其著錄者仿宣和畫譜式於各名下
備載幅數有

睿題者恭載年月

睿題嘉獎者謹遵纂明鑑

諭旨準節錄

御批通鑑輯覽之例恭載嘉獎數語以著諸臣造詣之深淺題
涉掌故者恭載

聖製集中詩注識語兼采

皇朝通志諸書神臯靈圖物土之宜以昭該備至於諸臣仿古之筆皆按照

內府所藏元本縑素修短邱壑位置不爽豪釐是以一代而兼綜數十代之墨妙也豈徒模範山水傳寫人物已哉敬忝預編纂之末得周覽羣工墨妙竝追紀初續編所錄排比成卷亦思綜輯前代院畫以補厲鶚之闕有志未逮且快觀羣工之秉制敕摹景慶卷軸浩衍望洋而驚持較漢代以至明季所流傳畦徑隘而眞僞雜糅悉等諸自櫨以下可矣

周恭節公集序

嘉慶己卯歲

詔重修明鑑敬承乏總纂博采臣工奏議於明世宗朝觀周恭

節公請敕責大臣不和疏其文綜覈時勢剴切著明伏讀
聖製題明臣奏議詩仰見

大聖人嘉予深心而歎公沒身知遇之榮惜公立朝遭際之不
偶也考公拜疏之日世宗方崇尚神仙視朝久虛早嘆頻告嚴
嵩翟鑾許讚諸大臣角勝於內張鳳翟鵬周尙文趙廷瑞諸大
臣交惡於外同已者擢異已者黜一時直諫之士能免者鮮矣
先是公與監察御史楊爵工部員外郎劉魁以言事予杖錮獄
疏救者咸被撈死自是臺諫氣奪相率爲寒蟬仗馬公獨嚴氣
正性百折不回天鑒其忠露臺昭異世宗悔悟僅乃獲免曾不
越歲而疏復上錮詔獄者前後凡五年其不與楊沈諸公從龍
比於地下者幾希耳今其裔孫嘉謨以公全集請序於予得徧
覽公詩古文辭乃知公之犯顏諫諍奮不顧身者皆根柢於聖

賢之學問其守道也篤其見理也明不矜浮夸之詞不涉異同之見直抒心得元本性真夫豈章句小儒所能窺見堂奧耶惜乎世宗知公之賢擯而復召者再卒爲宵小熒惑賁志以沒不竟其用何天之能鑒其忠而不能昌其遇耶雖然公立朝日淺位不過太常而直聲震朝野當代賢士大夫交口稱頌爲端人誼士至數百載後尙得邀天藻之褒揚備史臣之採擇以視太岳鈴山諸集雖流傳而爲人訕笑不置者相去奚啻霄壤讀公集其亦鑑公之心而還以自鑑也夫

翁鳳西先生困學紀聞注序

姚江翁太常鳳西先生以博學名當代於書無所不窺而於王厚齋尙書困學紀聞尤篤好不劬嘗輯閣何諸家之說益以已

所心得爲之注自通籍以至無仕吏治之暇丹槧未嘗一日去
手歸田後復與海內名宿往復商訂始付諸梓爲文凡八十五
萬言可謂集大成矣敬弱歲亦嘗留意是編家貧旣鮮藏書又
厚齋所讀書今多不傳所稱述之人非皆有專傳專集可以按
錄稽者蓄疑於心積數十年無所質正得觀先生書而嚮之蓄
疑不決者乃渙然冰釋書然理解也卷帙旣富竟月讀始一周
其淹博成一家言則李善之注蕭選也其疏證之有見側出足
與原書相輔而行則裴松之之注壽史也凡厚齋所引之書與
其人靡不觸類引伸核其本文詳其貫履於書之已佚姓氏之
就湮者則博采墜簡零篇力索冥搜期於必獲於諸說之不全
不備踳駁抵牾者則下已意補之正之辭旨和平不務攻擊是
眞能爲厚齋之學者也是眞能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也厚齋之

書由博而約擇之精著書之體宜然也先生之書由約而博語之詳注書之體宜然也厚齋積數十年之功成是書以霑溉後人先生積數十年之功注是書以表章絕學豈直是書功臣卽謂厚齋復生可也敬謫陋何足以知先生惟是嚮所蓄疑藉以解釋師資在是難已於言用敢附名青雲以誌向往之意云

全椒楊學漁論語古義序

嘗謂漢儒古訓至唐集其成亦自唐失其傳唐初孔賈諸儒奉詔刊定五經及周禮儀禮義疏詩與三禮宗鄭氏學參以南北朝諸儒之說奧衍精博三代上典章名物至今藉以攷見不可謂非唐賢之功也易取王弼書取僞孔傳春秋左氏傳注取杜預而舍服虔自茲西東京承學之緒漸以失墜後人掇拾殘瀋補綴成篇百不存一唐初去漢未遠表章爲易而土苴視之不

可謂非唐賢之咎也。論語在漢已列學官，一時包氏、周氏爲之章句，孔安國爲之傳，馬融爲之訓，鄭康成爲之注，其說散見於顏師古、漢書、李善文選，注是其書。唐初尚存，惜陸德明僅著錄爲之釋文，而孔賈諸儒未暇疏證，遂使何晏集解孤行於世，而皇侃所謂集十三家之說者，幾幾不傳。宜有志古訓者，殫思從事於是書也。全椒楊君學源以名孝廉秉鐸，厯陽值余按臨，出所著論語古義三十餘萬言相質。其書薈萃漢唐諸家論語說，旁涉子史傳注，有未晰者，閒下己意，積功數十年而後成，可謂專且勤矣。余爲諸生歲久，心力半耗於詞章制義，於經未能成一家言。顧嘗受知於大興相國朱文正公，又嘗受知於儀徵相國芸臺阮公兩相國，經術湛深，承其講畫者，咸得宗法。當芸臺師來撫吾浙，闢精舍孤山之麓，聚舊所拔士，詁經其中，惟時海

昌陳君仲漁輯有論語古訓爲師所賞其例以漢爲斷不及南北朝楊君雖生與同時未嘗識其人見其書而一精一博繁簡不同義例相類余知竝傳於世無疑也豈若邢昺之生後代徒攘取皇侃疏以爲已有者哉觀是書所錄終於韓愈張籍兩家故縱論唐代義疏爲序緣起云

黃佩芸官聯條辨序

嘉慶己卯敬奉

命典學院江以皖士之嫻經學者多招老友雉臯吳聽山校文甫至卽出其里人佩芸黃君所輯官禮條辨一書見示尋繹其旨蓋仿馬氏左傳事緯之體例而作也左氏依經立傳十二公事散見各傳中馬氏條分之使事爲一篇而本末詳洽矣官聯之法備載經文賈疏引證極詳通經者類能明言其義黃君殆

以近人多束注疏置高閣所誦習第坊刻陋本又不能涵泳經文遂至褻積亶舉此遺彼是書之作蓋欲導迷津而引至鄭賈之奧歟夫有分職以示其別亦有聯事以觀其通於錯綜參互中寓同條共貫之訓經之本義固如是黃氏仿事緯體例以申明之其有資於初學之津梁不淺今而後我知無詆周禮爲戰國陰謀之學而羣奉爲盛水不漏之書也已

頤園題詠序

姑孰使署之東有園饒古木壽藤積土成山可以眺遠清渠繞垣外引之爲池渠固通江池水視潮汐爲長落其旁槐柳梅竹高下襍蒔惜蕪穢已久爲之徑蟄以甃亭翼以茆磴扶以欄櫺蔽以紙不旬日而工告蒨時值迎養吾母至署於是園稱八表觴因名之曰頤屬諸生爲詩文以紀焉夫人生居處容膝已足

必崇飾土木肆情游觀誠士大夫所深鄙然至池涸而轍林推而薪抑又過矣其何以娛親心且何以推是心及多士耶作者未達余意所在多張大其辭閱之赧然以腕士之嫺詩文者大畧備是爰取什之一二付梓人其閒體裁未盡與古有合異日諸生學業日進卓然成家以是爲少作刪之是尤余之所厚望也已

金氏家譜序

余讀史至唐宰相世系表見其支分派別統之以郡辨之以房上下數百年燦若列眉卽表求人猶吏之持簿以唱也其人未列於表則於傳著其族望後徙他郡則稱後爲某郡人較薛史爲詳信乎永叔子京能傳氏族之學也雖然氏族有考亦繫乎其家紀載之流傳非若天文職方可數測而目驗也自晉及唐

崇尙門第家自爲譜人自爲書宋時其書猶存故歐宋得據以編入表傳是譜之作宗法歐氏而託始於唐曰徽曰越曰杭則析之猶歐表之於裴書東眷中眷於李書南祖東祖西祖也稭侯以下昭信公以上則畧之猶歐表之稱劉爲陶唐裔竇爲夏后裔而世系不詳述也金氏自稭侯後在漢有安與尙與禕在北齊有祚姚秦有熙唐有堯恭宋有安節而譜概不錄良由唐以前世次難攷不欲繁徵以至失實猶歐表之紀遼東江夏李氏與隴西頓邱丹楊諸李不可合而爲一也歐陽於史表參攷詳盡所作家乘亦簡明有法是譜遵之故爲體謹嚴而尊祖敬宗收族之意靡不該備嗟夫背之人於百族姓氏能沿流以討其源今之人以一家似續多數典而忘其祖豈非子若孫之因循怠忽於盛時漫不加察及年湮世遠播遷陵夷至本宗視猶

途人雖良史如歐陽莫能載筆紀其顛末是可慨也芸舫積學有素敦本在抱殫半生精力以遂先人未竟之緒是非仁孝何若斯之勇且決耶讀是譜知金氏世世蟬冕相襲蘭英棣華將繼起有如房杜燕許其人者則卽以是譜備他日宰相世系之采擇可乎

沈芝塘格致韻言序

晉李瀚著蒙求二卷宋吳儼著事類賦三十卷皆自爲注以申明本文其源蓋出於史游急就篇而聲取其諧事從其核徵引該洽綜括簡要後有續者莫之能尙矣然蒙求爲韻語不立門目幼學讀之泛無所擇事類賦立門目而語有長短幼學讀之難乎上口此芝塘格致韻言一書所由作也書之義例字約以四句協以韻則宗法乎瀚門分類別爲目四十則參法乎儼大

而象緯疆域小而飛潛動植外而官制科目之沿革內而倫常風化之模楷以及居處服御聲律之制度臧獲釋道鬼神之情狀精粗鉅細靡不包舉兩哲嗣復爲注所自出元元本本俛讀者因友以考代卽事以論人淵源一家何其記誦專而心志合也昔羅泌作路史其注託名於子今觀注之詳贍旁見側出多補本文所未備爲自注無疑是書注簡而不疏該而不冗當是考索得自庭訓故體製與顏師古王應麟之注急就篇畧同吾人自束髮讀書數十年來所披無慮萬卷及伸紙握管卽尋常習見語往往忘之至苦思力索而不可得於以知矜博不如守約務遠不如準邇是書信足繼蒙求事類爲幼學之津逮也夫

金薌浦存稿序

吾杭詩人自西泠十子提倡於前松里五子繼聲於後論者有

後來居上之歎五子中以杭太史堇浦厲徵君樊榭爲職志一時羣彥經其指畫皆自名家百餘年來風流未沫薌浦先生於堇浦太史爲先友其尊甫嘗受業於樊榭徵君之門得自家學師傳故其詩獨標雅音粹然一出於正平生深自韜晦所作多不存令嗣樹堂瞻懷手澤檢遺篋排比叢殘得百餘篇屬其從姪愿谷孝廉詳校付梓吉光片羽罕愈見珍詩固不以多爲貴也觀集中次槐塘西林及過處士柳州故廬諸作喟然歎先生於杭厲外所友皆當代通儒畸士存則投贈沒且過而憑弔其廬是非篤交誼而澹性真何其於存沒之間往復低回不能自己如是耶三君子皆敬及見少時曾操几杖以從敬雖不及見先生猶及見先生所與諦交因之誦其詩論其世想見其人手是編如晤對先生道貌焉

姚古芬賦鈔序

余幼時嘗問賦學於項君蓮峯蓮峯及交黃相圃姚春漪兩先生言兩先生論律賦一以唐人爲法古芬春漪先生從子也能世其家傳其賦宗法唐人而仍自出機杼才氣馳驟清辭麗句絡繹奔赴是爲善學唐人而不流於枯寂者是編乃吾友黃君薌泉所定薌泉爲相圃先生哲嗣與古芬屬中表兄弟詞賦之學齊名一時宜其知之深而擇之當也嗟夫以古芬之才使得入詞垣盡其所長如余輩者當作三舍避不幸年甫四十齋志沒世卽一貢成均已幾得而復斲之余爲古芬悲又自悲夫夙聞兩先生緒餘於此事稍涉其藩籬卒之薨落無成及垂老獲交古芬方冀相與切磋輔余不逮而又早從兩先生於地下也玉樹長埋讀是編老淚淋漓情何能已

高心齋世芬堂制義序

由正嘉上溯成宏古已由啟禎上溯正嘉又古已今之人於成宏以來制義不別其歷年久近概目之爲時文明乎其文因時制宜與古文判而爲二也不然有明若歸太僕唐荆川其古文卓然陌傳何以於制義必斤斤繩墨自持不敢少縱耶顧執是說謂制義惟專崇時尚則經生家第墨守闡藝三五篇其餘先輩程文一切可束之高閣是又不然華樸異尚質文相宣其與時轉移者體裁之不同其不與時轉移者理法之一成不易也此其故可卽古文喻之唐代制誥表狀例用駢體蓋卽古文之爲時崇尚者其間燕許之雄渾王楊盧駱之華瞻韓柳元白之謹嚴馳驟李衛公陸宣公之剴切詳盡以至溫李之綺麗輔之文江之新穎各出杼柚各自成家此古文之與時轉移者也究

之各出杼軸各自成家而選詞皆雅馴隸事皆賅切施之制誥
表狀碑記銘贊皆理明而法備此古文之不與時轉移者也知
乎此而成宏之一變爲正嘉再變爲隆萬三變爲啟禎可曉然
於所變者體裁所不變者理法舉世之號能取士能屬文者舍
是無他道也心齋英年積學於詩古文詞皆深造有得而尤專
力爲制舉文哲嗣荻浦裏輯之將以梓行先期問序於余讀之
見其湛深經術立言有本而不悖於理縱橫才氣製局屢變而
不詭於法蓋眞能宗法前賢因時制宜而不爲體裁所域者也
吾鄉制義之足傳世者自句山鹿泉兩先生外他不概見近時
作手或負才矜博借題以發揮已意律以繩墨病多鑿枘甚且
割裂破碎離經畔道剽竊陳言及攔入無稽小說斯則歸胡諸
公之罪人安足與言理法哉余少困場屋殫心力於此事者垂

二十年理蔽法疏迄無成就讀心齋文既驚且慚而卽文以想其人確然信其志之篤學之醇足與尙論古人而惜乎其年之不少假也

敬修堂詞賦課鈔序

浙會城三書院例以制藝課士鮮有道及詞賦者將謂詞賦非科名所亟因置不講歟顧學使歲科兩試皆兼試詞賦第其高下吾師朱文正阮儀徵兩相國尤憑是拔取人才非徒宏獎風流蓋備他日承明著作之選也敬又獲見先君子偕同里耆宿吳西林汪槐塘魏柳洲何春渚奚鐵生諸老輩縱談風雅心竊嚮往通籍以後安硯於協揆英煦齋師宅其地距家宰劉文恭師

賜第不數武兩師本世交居又相近謬以敬文嫻駢儷每有章

奏輒命起草體裁掌故必先明晰指示乃知臺閣結撰雖視山林異派而清麗淵雅理可相參唐文館開與同年孫文靖徐星伯並官總纂兩君皆天下士文章爾雅學博而器識不凡頻年晨夕追陪賞奇析疑多所裨益歲己卯奉

命校士皖省既終任以母老乞養歸里未踰歲母氏棄養隨患重聽難再供職愛山水之勝承乏西湖講舍制藝之外加以詞賦諸同學咸翕然樂從閱三年得課三十有六釐爲六卷播諸棗梨又五年富海帆中丞復爲之序繼是以後時作時輟同學輩亦緣事故聚散不常碩果晨星存者無幾所幸後敢之秀操觚握槩能踵前脩庚子春方擬薈粹成編續行付梓值海疆不靖舟山失守數郡騷然辛丑之秋風鶴增警大吏諄勉衆紳士團練義勇爲防禦會城計於宋德壽宮舊址道流所棲處設局

按日兩操刀光鎗聲震駭心目是時欲捉麈論文不惟不暇亦不敢撫議成後心緒稍定酒邊燈下重檢故紙編排次第積時既久散佚頗多姑卽所存汰其繁蕪抉其瑕類十取一二合前刻成十有六卷爲卷末倍爲時已數倍於前則嬾不收拾之故也屈指二十年來掇巍科躋清秩者計不乏人而根柢盤深尙偃蹇於場屋中者正復不少豈誦習惟在制藝餘可等諸自檜以下耶然吾鄉傑出之彥無論

國初十子卽近若杭堇浦厲樊榭兩先生未嘗不詠槐黃賦計偕何著作如是之卓犖耶且如袁簡齋大令陳句山太僕吳穀人祭酒未嘗不工制藝何詩古文辭如是之宏麗而淹雅耶謂非才大者能兼容并包而不屑詹詹於庸腐之繩墨耶敬學殖淺薄媿不能以經術垂範同學爲舉詞賦之一知半解所得於

親訓師資友益者備來哲問塗是則敬拳拳跂望之微願云爾
朱朗齋先生碧谿草堂詩集序

余輯施澹珍外舅詩既畢商與碧谿草堂詩合刊焉題曰東里
兩先生遺集或謂君外舅詩豪邁有俠氣朗齋先生詩醇樸有
宋儒風畦徑各不同何取乎合應曰兩先生少時同居東園相
友善晚復申以婚姻且皆敬從業師詩不同而出處交契同是
宜合也吾浙近代學瞻而集鉅者推竹垞老人敬未知先生之
學之瞻於竹垞何如而著作等身則相抗當代名公卿重先生
之學前後延輯各書凡載在山舟學士傳中者不更述所自撰
集序碑記各體無慮數百萬言其文如澄川不波滌滌無際又
如平岡邁迤境曠衍易登陟不作絕巘危崖構虛架空形勢俛
讀者往復尋繹歷而飲之不覺其卷帙之繁重詩特其緒餘耳

然篇什亦極富自乾隆己卯訖王予古今體數以千計癸丑後未錄入者尙不在此數大旨主詳述事蹟多自注足資考證不屑屑模範山水蹈江湖家流派閒或追步韓蘇險韻則應試及詠古作爲多敬不敏何敢定先生之詩應刪應存嘗質正於友人黃薌泉今所刊多半薌泉所審定也中歲館振綺堂汪氏其家藏書甲杭郡先生爲勘校羣籍見聞日廣學日進書法古茂而敏得祕簡及故舊詩文必手錄握管矻矻終夕不倦健步善飯與人交重然諾託以事可任者始終不負足跡所到北抵燕南抵閩西抵江右所到識與不識聞其名願交恐後省闈屢蹢終老牖下他人處此當若何憤懣而先生詩和平恬適不以境遇擾其心斯學養裕也身後家益落草堂亦就圯幸集藏敬家得免散佚惜乎敬垂老家貧不能悉舉以付梨棗所刊詩僅一

鱗片甲名挂先生門下無力爲之表章負媿實甚文章光氣不磨滅後世其尙有歐陽永叔其人也乎先生詩與外舅睦經不同猶之與竹垞文亦華實不同而同歸可傳也旣合刊或以府君與先生垂髫交少時亦同居東園君爲澹珍先生壻君從子又爲其孫壻兩世婚姻何不合三先生詩成一編爲東里添掌故應曰府君詩久刊行檢遺稿可存者尙多如補刊以齒序當在外舅後先生前子姑俟之

新建崇文書院仰山樓記

長白敬齋烏公奉

命來撫吾浙閱三年海塘城垣義倉湖隄田圩次第繕脩百廢具舉民事之暇整理學宮完葺書院訓士勸懲懇懇其待之也恕其望之也殷眞意感孚士風爲之不變崇文講舍歲久朽蠹

監院請籌款千二百金重脩公如所請而輪奐聿新講舍苟有隙地余捐貲購得地在東南巽方形家言法宜高有利於文明商諸公建樓三楹樓成器用未備時四賢祠及諸生學廬几案亦散失殆盡欲爲添設方慮費無所出適紹郡諸生胡月如來從余學聞之慨然出百金相助曰以是爲贄卽請以是備講舍中諸器用余察其意之誠篤不敢沒其善屬監院具牘申詳公深嘉之如所請而器用於是畧備夫事必創始於上而後贊成於下使非公籌畫營建有以作其先聲雖有樂善者且觀望不前安能奮發如是之速耶或曰昔之人以官爲傳舍率因陋就簡不屑措意講舍之爲傳舍無異於官何子之不憚煩如是余曰不佞齒邁才薄因病乞閒無補於國家無裨於桑梓區區一鄉一邑閒爲所得爲而猶不欲爲於心安乎願自今士習益端

文教益興科名益甚以仰副

聖主樂育人才之至意是則余所望於諸生者豈徒以爲燕息之地哉凡所添設皆詳立案檔俾監院於交替時有所稽考以垂久遠焉

重濬貢院東橋茅山河記

會城貢院東河宋名茅山見蘇文忠浚河狀其流南經保安水門北抵小梅家橋自紹興中建德壽宮恢拓宮基流遂堙塞繼以居民侵占僅存去水大溝至今東橋迤北里餘遺址尙在蓋上游常閼閘輻輳徑術之橫亘柱礎之積壓埃壅之墊淤遏使伏流而水之行地中者不斷東北地際開曠其堙塞有未盡伏者復出涓涓不息瀦而成溝攢而爲河溝卽河之經流以伏久故滲漉如泉之始達同里高比部鳳墀鑿井引之泉就地涌出

不踰刻而及丈殆其源有自來歟今定發源處爲茅山泉從其
朔也河界貢院左故名橋爲東與運河之西橋相對平糴倉御
酒庫宋舊蹟已無可尋貢院地左右夾兩河而東河自梅家橋
西注以達於運河之溪合壁遙拱彩虹跨空分派交流獨擅形
勝較宋元明初之建置爲得宜我

國家二百年來選賢舉能拜登有版兩浙髦士值賓興之歲橐
筆而入磅礴其中揚光蜚英元宰輩出鍾毓靈秀材甲東南水
利之廢興所關豈淺鮮哉歲己亥恭遇

恩科同譜鄭方伯祖琛貽書屬脩號舍爲請於前中丞敬齋烏
公札飭杭嘉湖寧紹五郡量力捐輸甫屆場期工已告歲經費
有羨議暫寄藩庫聞爲濬河之用嗣以海疆不靖久致延擱迨
來年穀豐稔民氣恬愉復請於今中丞楚香梁公曰敬以暮齡

忝司課士佇望諸從學切磋砥厲上希先哲次亦策名於昌時
古之人漚澗東西卜惟洛食水所匯處文明以興況經費豫儲
其濬之便公曰諾卽日捐貲發款屬遴選董事以專責成爰就
所課士中擇其居相近而才素優者得邵燮元黃世善兩茂才
並屬高君總其成以三月初旬集役徒具畚揭瀘清滌濁剷突
刷窪植椿測其淺深引綆揆其高下岸頽者藝之欄圯者扶之
於溝則築垣以防侵立石以表界於河源初見之所則鑿井以
貯清流於巽方文昌閣基則拓而新之俾潔蠲以光昭文治工
既訖循河以觀見夫帶水盈盈溶漾澄澈如練之淨如鑑之明
往來者率瞻顧徘徊不忍去以視前之蕪穢不治望濁流而生
慨者歆厭不同河水清且漣河水清且淪伐檀之歌將嗣音於
滄浪之孺子矣夫桑梓宜敬恭也人文宜提倡也昔商文毅輅

王文成守仁於脩葺貢院皆作記以述君上之德意與羣有司之趨事効功鴻文鉅篇備載志牒不佞謫陋萬不足繼軌前賢而於是役之成緘然無一辭何以仰體臺吏宣化承流奉揚聖天子嘉惠藝林振作士習之至意乎且夫濬明聖湖以溉下游之禾稼濬茅山河以昌閩省之科名於士於農各有裨益此河旣濬歷數十載尙願後人踵而行之尤願瀕河居民愛護淪漣慎無藏垢納汙復蹈前轍行見子姓熾昌熾盛掇巍科膺膺仕者繼起無已時也

茅山泉井記

貢院東彌勒寺側舊有溝自南迤北屈曲繞寺垣經蔬圃亘百十尋丈以達於東橋之河或曰地有珍珠泉故濬溝以引之稽諸志乘均不載而溝之水長汨汨然來爲東河增波助瀾者功

甚鉅河久湮塞頃議鳩工卽流溯源溝其要務徧訪溝水所從出處訖無明證高君鳳墀乃於寺側當溝道鑿井旁穿一孔俾水縮則儲水盈則洩堵其外以杜行潦之入穴其內以導清泉之流既寬且深則泉脈自滲漉而貫注澄泓漾演發源在已趨向異方合於形家者言從此文明丕興而汲甘飲和有利於閭閻亦溥矣工既蒞乃易其名爲茅山泉以泉當宋茅山河故道從其實也道光乙巳孟夏仁和胡敬記

跋蒙泉外史尺牘

奚丈鐵生與先君子以詩訂交尊先君子如師每有作輒錄以就正箋長率至尋丈余少時嘗擇其寫作尤佳者彙束皮架上一日失之則爲丈攜歸焚之矣悵惋彌日然猶謂得之易易也無何先君子歸道山丈亦相繼下世自是寸紙尺素珍如拱璧

中心耿耿不自釋者垂四十年歸里後輯其叢殘裒爲一冊蓋
所存僅一鱗片甲耳此冊爲周子潛巖所藏皆與趙君咏甘往
還通候之札趙君名棠洪量喜賓客已亥庚子間延奚丈課其
子秋帆作畫文酒之讌旬必數舉先君子時一與焉冊中所稱
麻兄麻二哥者卽吾受業師孫青厓先生時亦館於趙氏明易
學兼工鐵筆今年已七十矣展翫斯冊覺束髮從事光景如在
目前嗟乎潛巖能寶其外家所藏而余以奚丈與先君子倡和
詩章爾日漫不經心遂如顧廚通靈飛去其負疚何如耶至於
書法之工則順道次聞諸君已詳述之余不工書不敢謬加評
隲云

跋許玉年畫品

乙亥歲余奉

詔直內廷纂書畫書得備觀晉唐以來名蹟惜素昧六法雖心契其妙而不能形於言玉年以詞翰之餘抒寫性真天分超邁懸解獨得仿司空表聖詩品爲畫品二十四遠道郵寄循誦之下覺向之心契其妙者玉年均代爲形於言持是以印證古人始知各有專長於筆墨蹊徑中稍稍能尋其源而別其派已昔南齊謝赫著畫品錄陳吳興姚最續之類皆以人詮次系之論斷與司空詩品迥異姜堯章續書譜分情性血脈燥潤勁媚方圓向背位置疏密凡二十則畧近詩品而未嘗括以韻語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韻語華瞻衆體該備不拘一格是皆論書而未及於畫豈畫之難品評有過詩與書殆亦專長者多守一家言而未能兼擅羣美歟觀玉年此作可知其畫學之所得者深矣

書槐卿姪漢王稚子二闕摹本後

此亡從子槐卿所摹東漢王稚子二闕文也文中河內下一字隸釋證作綰謂卽縣字書系於左授堂金石跋定爲溫字謂溫與緼通洪氏辨之未審今摹本已殘蝕不可識後正書小字乃宋人題記闕石今不存世傳者皆雙鉤木槐卿效爽泉次閑用禿穎蘸墨如蟬翅揭摹之鉤勒不施神氣完足昔晉戴逵方總角以雞汁澣白瓦屑作鄭碑時人莫不驚歎計槐卿摹此年亦未冠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槐卿嗜學好古所作散體文亦挺挺有生氣懷才未達竟埋玉樹土中讀是碑爲之墮淚

崇雅堂文鈔卷二

仁和 胡敬 以莊

內閣中書小米汪君傳

吾鄉自杭厲後績學能文有稱於時者不多見獨山舟學士以翰墨名動四裔餘事發爲詩古文辭繼以曜北處素兩先生經史各名家兼通聲韻之學其所自出能成梁氏宅相而以著述聞者羣推吾友汪君小米君名遠孫字久也系出安徽黟縣世居縣之宏村十世祖文宇公諱元台始遷錢塘曾祖容谷公諱寬早世本生曾祖千波公諱憲乾隆甲子舉人乙丑進士官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祖仲連公諱潞丙午舉人官太常寺博士父孔皆公諱誠甲寅舉人官刑部江西司主事母梁宜人文莊公會孫女冲泉少司空孫女處素孝廉之女君幼聰穎十歲遭梁

宜人喪侍祖父受經通大義嘉慶甲戌入郡庠孔皆公督課嚴
命寄居中表孫午泉大令家偕午泉攻舉子業夜漏未盡卽篝
燈起讀如是者二年丙子舉於鄉兩赴計偕循例爲內閣中書
戊寅在京待銓聞父疾歸里是秋孔皆公捐館君銜哀風木遂
絕意進取而一意肆力於著書先是千波公性耽書插架多善
本甲乙編排丹黃多所手定吾鄉藏書家若趙氏小山堂吳氏
瓶花齋杭厲輩所借觀珍惜者今皆散佚不存惟振綺堂所藏
歸然具在孔皆公以君之嗜學也病中指楹書示曰他日以畀
汝君著書務爲根柢之學排日讀十三經注疏以心得者著爲
攷異又以抱經堂釋文多譌缺欲爲補正功雖未竟其宗尙已
可概見近人於注疏能守一經終業者已鮮矧全經考其異耶
盧氏釋文本於注疏所載脫誤處已大半增改近人讀不終篇

勑而棄去矧全帙加以補正耶君讀書心敏而志定敏故洞達
定故持久不輟著述之暇與同里耆彥結東軒吟社凡爲歲十
爲集百舊稊所作且繪爲圖於湖濱起水北樓春秋佳日樓息
其中勑經之餘焚香宴坐時復登山臨水寄其曠逸之懷因自
號曰借閒漫士吾鄉志乘以南宋咸淳臨安志爲最古君重雕
以廣其傳他若厲樊榭遊史拾遺東城雜記梁處素左通汪選
樓三祠志俱次第梓行以及亡友詩文代爲校梓者難以悉數
事繼母姚以順率諸弟以端待戚黨以睦方孔皆公棄養時君
年甫二十六五弟一妹皆幼友愛兼至爲締姻舊家八年來婚
嫁遞畢治家遵祖父遺訓豐約得中不染習俗流弊重然諾見
事明決與人交以至誠貧者感其施饒裕者亦倚以定是非可
否易簀之日里中士大夫無親疏遠邇皆咨嗟太息且有泣下

霑襟者娶於梁爲萊子教諭女生子一曾撰女五而梁孺人沒
篤於伉儷鰥居九載以內顧憂不獲已繼娶於湯未踰年又以
療沒副室李氏生女一君卒於道光丙申五月八日年四十三
所著有詩攷補遺國語攷異國語發正國語古注緝存漢書地
理志校勘記借閒生詩三卷詩餘一卷配梁孺人著有列女傳
校注湯孺人著有玉臺畫史半爲君所訂定云

論曰余官京師時聞君名癸未歸田得與君締交暨丙申歲星
更始矣余齒長於君二十餘歲旣老且病閒有所作謂異時當
賴君訂正不圖君之先我辭世也余里中所交友凡通詁訓擅
詞章者前後無慮數十輩至晨夕晤聚殷嚮往而深知性情者
始則汪選樓家福繼則陳扶雅善最後惟君耳選樓學博而志
銳力欲抗衡古人於詩不多作扶雅明易學工古文辭詩詞亦

非所長能兼而有之者君也選樓墓木已拱得君梓其遺編以行於世扶雅之沒後君祇半載餘所著晉書已垂成君不及與爲商惟惜哉君既承梁氏兩世學此二人亦素爲山卅學士所稱而又皆爲君所推重者志合道同故連類及之

孝廉錢蕙窗別傳

癸未歲余歸自都門始識君於屠潛園席上值海昌查梅史使酒罵坐語侵余同人或左右袒而君終席默無一語余心異之越歲吳子律汪小米有清尊集之約凡八人月一舉余與君在八人之列君遠居江臯非臥疴及出游未嘗不踐斯約聚首十餘年凡君之勝概豪情可意想神會也君狀魁梧磊落飲啖兼人工詩能文章詩法初盛唐或時出入於金元名家獨不屑蹈宋人蹊徑文不多見聽其持論殆宗近日桐城派者閒作樂府

豐於詞聞其幼年善楷書近目失明不能握管矣君雖盲於目而聰於耳遠親戚契闊經歲時於稠人中聆其聲卽能舉其姓名百不爽一年少於余才數歲猶及見鄉梓間耆宿流風餘韻娓娓道之不倦爲人跌宕自喜當酒酣耳熱輒尙論古今成敗與夫學術之廢興言堂滿堂風發泉涌或捉鼻唱元明人雜曲喉中痰略略作聲一座大噱嘗飲湖樓樓面南屏波影嵐光浮動窗几君以目背明而坐日旣晏衆賓皆醉君大聲讀詩古文辭風過聲落湖中往來游船皆爲緩棹讀至佳處拍案叫絕屢讀屢拍璣墮地碎聲鏘然有客方對君諦聽隨璣聲仆地蓋憚於君豪邁之氣也年來文字之飲最豪者推君與梁久竹二人久竹能飲不能詩君兼能之其於記誦之學垂老不忘則久竹與君相埒座中無此二人如失智囊行祕書覺索寞無生

趣今已矣八人中子律先逝次久竹而君踵其後子律素多病久竹宦嶺外疲神於簿書若君則體康且家居無所疲其神而亦竟一蹶不復振服餌之誤抑脩短固自有定命耶余既交君久知君爲深遂約舉君讌集閒勝概豪情著於篇以待傳文苑者採擇其他履貫行誼已載陳扶雅善傳故不書

評曰余游京師十餘年所交海內豪傑之士跡其卓厲邁往鮮有如君者使得掉鞅名場當大有聞於世而天固限之俛成就僅止於此也家素裕弱歲舉於鄉中年失明絕意進取覃思著述事慈親以孝聞今世席豐履厚者流束書飽蠹魚終歲不一寓目月所覩姬侍而外非戲演卽博簪入不能順承長上出不能敬事老成姻族之顛連旱潦之頻仍祖宗堂構之艱苦漠然無所動於中是未受命而其目之瞑已久矣卽謂斯人爲瞽而

君之眸子爛爛如巖下電也亦宜

候選同知芝塘沈君傳

君名起潛字孔昭一字芝塘晚自號菟園老人先世自山陰遷杭代以行善著名鄉里君生而穎異父鑑章公豪於飲君八歲時卽能託歌詩以寓諷諫甫弱冠補仁邑弟子員文譽翕然既以屢躋場屋不獲已爲貢米計客游豫章渡彭蠡抵衡陽公卿聞君名爭相延致游雖遠以父母在歲必歸及父卒終喪慨然曰身不能掇巍科膺廕仕以爲親榮庶幾營微祿以養吾母乎復跳身西游秦時川陝方用兵至鳳翔郡守以君名薦大營襄理案牘羽書旁午君磨墨伸紙百函可倚馬待賊平制府覺羅長公麟疏君勞入奏得旨以州同錄用銓選有期會母卒遂不赴選道光紀元

詔舉孝廉方正中丞帥公承瀛夙知君名將與吾鄉趙寬夫坦等具題於

朝君以親沒無干祿心遂辭以詩不應舉夫軍階懋賞也制科異數也君乃踐其實而不有其名可謂難矣先是君父遭危疾聞吳淞有精柎扁術者亟買舟奉父往就醫倉卒登舟左臂爲利篙所創血淋漓濡襟袖君侍疾忘其痛楚醫不獲效歸而剖股雜糞中以進逮母之病亟也率兩弟跽中庭號泣籲天自刺臂血書疏焚之願減已算以延母壽其誠孝有如此兩弟幼從君學課以經訓日有程儀禮爲昌黎所難讀書君旣口授復先背誦示無難期爛熟乃止以故仲與季皆淹雅如君季弟嘗病暑屋隘臥小樓日將午君負而下以取涼夜深復負之上暨彌留投身君懷有今生不能報答之語仲弟卒於吳門時君年已

周甲聞而哭之慟哀其遺詩屬余爲序言又以弟無子命次子爲之後其友愛有如此他若卹窮嫠育棄嬰還遺金葺橋梁任殯葬凡善行之能力爲者則獨任不能者必多方贊成之有戚郇失金疑僕盜將質諸官君廉得無辜爲典質代償僕遂得免某甲負急逋謀鬻女君時貧且病憫甲失策爲舉債歸其逋以全其女嘗言吾之行善非以求名亦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平生著述甚富大率平易其辭取流俗之易曉閒作韻語或駢句取婦豎之易於上口其中若家訓分章仿北齊顏氏庸言持論仿近代魏環谿尤其卓卓者君著書意在行善亦猶君爲人在崇實學敦實行不徒雕績章句設爲名高也今君雖謝世而君之書傳卽君行善之心與俱傳且後有繼起行之者君之心可以無憾也已配胡宜人子二長樹蘭次樹珊爲弟嗣婦與子皆能

助君行善宜人先卒樹蘭舉於鄉樹珊亦有聲於庠

前史氏曰昔盧氏注顏黃門之推家訓於歸心篇多從畧曰余於釋氏書寓目者少夫以盧氏之學之博尙讀未徧矧下此者耶然積善餘慶作善降祥載之易與書左氏以善人爲國之紀魯論稱得見善人斯可是時佛法未入中國無所謂報應因果之說而其言已如此以是知君之行善往往借佛法相勸勉者正所以輔翼儒書俾冥頑之徒惕於報應因果知所忌憚而激發其向善之本性也余於釋氏書旣未寓目姑就儒書證明之他不及繁徵竊自比於抱經盧氏云

外舅施澹珍先生傳

先生姓施氏諱炘字涵若號澹珍晚號今瘦先世自豫遷會稽明末遷錢塘再傳至高祖爾達公諱光大始築室東城之醋坊

巷老屋厯今幾二百年曾祖範圍公諱鎔太學生祖七帆公諱
瀛康熙戊子舉人官福建建陽知縣父紅亭公諱繁以所居在
南宋時爲紅亭醋庫故以自號母吳孺人生先生於雍正己酉
年幼沈默詩書外無他好乾隆辛酉年十三以舅氏兼山公宦
粵隨母赴舅氏任癸亥吳孺人沒於高州茂名署中遂依舅氏
讀書厯戊辰未獲歸時大母鄭太孺人猶在堂先生以遠游不
能佐老父營旨甘又不能博取功名以慰慈母地下因抑鬱遭
心疾移寓僧舍僧定力者善觀人戒先生曰子妄念多須屏除
可勿藥瘳否且益深如其言疾漸愈然自此肝胃閒患氣逆時
止時作是秋歸里囊無長物授徒養親與同里嚴古緣鐵橋弟
昆爲莫逆交而魏柳州沈桐谿朱則齋諸丈亦時同游相倡和
已卯客雉皋假館石氏主人蘭皋甚風雅又與妹婿吳中吉居

相近得晨夕過從詩酒盤桓勝粵署之寂處荒山遠甚辛巳祖
太孺人鄭氏卒越歲遂渡江南還自是不復遠游扁舟往來近
在吳興四明間以紅亭公年邁故也甲午舉於鄉年已四十有
六禮闈報罷歸仍教授丁酉紅亭公棄養殯葬如禮先生博覽
經史不屑役志於章句書宗法晉賢真行章草靡不工絕山舟
學士至稱爲近日之廣陵散詩多少作中年以後不更措意制
藝守先正法卓然有大家桀驁名旣重里中右族以不克延致
爲悵凡經口講指畫者先後皆掇科第以去若朱根石上林蔡
浣霞鸞揚許藕舫乃賡吳子律衡照其選也軀幹短小抑然如
不勝衣而眉宇閒有英氣於高州遇異人授以拳勇之術兩臂
力可舉數百觔防身一銅杵寶之不啻金玉嘗館魏氏宅值賽
社主人延師及賓客企於門旁一門則幃簾屬觀之羣不逞競

來窺出謔語禁之不可先生往善諭不聽怒麾以肱數十輩皆顛踣道上泛湖值來船有相識者招與語風駛過疾以手扳船柱船止不得進語畢釋手去如飛一日湖上歸手執花筵值強悍而醉者欲奪之勿予醉者奮拳以右臂格之仆地復蹶起呼其黨相助但近身無不仆者且格且走其黨氣懾不敢前抵家花猶在手晚年以家累雖抱病不能無藉館穀課讀暇臨二王帖自消遣歸則堅臥小樓畏聞米鹽淩襍事先生行誼既超卓絕等倫卽夢亦屢著靈異記酒後語敬曰年二十時在粵夢所遇異人授以刃挾之行空中至一山見羣魔相與斬刈無算比寤腕痛者累日年六十時在方宅齋外荒圃多雜樹牆角青棠一本老不作花主人議薪之是夜夢一叟病僂髮鬅髻蹠而懇曰我馬纓花乞垂救旦以告主人得勿伐聞者笑爲妄予意不

憚乃持杯酒酬祝其下來歲著花滿樹七旬外舊患良已腰腳
增健興轉豪愛游湖山飲輒盡醉所寶銅杵失已久忽於市上
見之謀贖歸再往迷所在詩稿嬾自收拾至是倩人錄出未及
校稿多草書焉烏盈紙前數頁又蠹蝕不可讀今姑就辨識而
完整者畧加釐正付梓焉嘉慶乙丑夏猝中風口噤不能言逾
旬遂不起年七十有七敬爲先生塋從受制舉業十餘載繼配
張孺人生吾婦性柔順母絕愛憐之癸亥厄於產難沒逾年先
生來請見吾母曰塋纔中年子幼母老中饋不可無人予舊從
學朱根石之甥女吳氏少孤育於朱聞甚賢堪代吾女事姑撫
子敬以婦喪未久且將赴計偕欲婉詞謝吾母遽諾之諭敬曰
親家肯來爲汝謀續姻此人情所難何可拂其盛意遂聘定未
幾而吳氏疾沒於室當敬之捷南宮也先生尙寄書相勗方擬

仲秋假歸拜先生牀下謝教誨成就之德不意未匝月而赴音
至張孺人後八年卒亦在京聞耗均未能憑棺一慟可悲也已
子一桂森錢塘歲貢生女一孫一寅

鍾春霆傳

代

鍾君諱震字春霆一字橘山世居仁和父星槎公饒郡庠文章
行誼爲世推重君幼而岐嶷就外傳日誦數百言皆了了上口
及成童五經次第卒業擢管爲文卓然有大家矩矱年十七補
學官弟子有文名試輒冠其曹年二十二領鄉薦三謁禮闈今
春幾獲雋卒以溢額報罷君美風儀長身玉立眉宇閒奕奕有
英氣善言論吐屬雋永使一座盡傾讀書通大義不屑屑於章
句爲文清華磊落不事藻飾與儕輩角藝含毫邈然動中肯綮
一時負聲譽自矜者見之莫不屈服於古熟精文選所作詩古

文辭有晉魏人風格書法宗趙文敏秀潤獨出閒以餘力旁涉韻事工丹青篆刻復善射能歌每當興酣耳熱歌所自度曲輒浮一大白意氣豪邁絕倫或與同儕分耦角射一發中的觀者莫不歎服君於藝事畧注意卽迴出於人亦未見其專習也善料事多奇中諳練通達雖老成無以過之於他人所視爲難者君處之裕如蓋其才足了十人故應務明敏若此性慷慨好施與人以緩急告雖力有不逮必多方籌之不少慘與人交深自抑退未嘗稍與物忤獲交君者皆自愧不如甘出其下甫弱冠不欲以內顧遺老父憂卽跳身往南徐博脯資以代負米門以內無閒然自乙卯禮闈旣報罷考取景山教習館比部王公家今秋遘微疾誤服參劑遂不起沒於京邸年二十有六余與君同硯席受業施澹珍師在執經問字中獨以國士器君與余交

最久相得無閒如逐隊之魚同林之鳥以余齒長兄事余十餘年來結契之深雖昆弟無以踰此今年余客定陽接君手書不勝離索之感方幸君學與年增異時蘭臺石渠爲君位置一官一邑何足以盡君長不謂天促其年淹然怛化如是之速也抱痛烏能已乎君娶孫氏有女三俱幼未字無子將以從子爲嗣論曰天生賢才鍾靈非偶其扶輿磅礴之氣必盡發越而後已乃如君者年未向立文章經濟未爲世用僅一舉於鄉而溘然賁志以沒豈天所以待賢哲耶且君體素強偶嬰微疾遂爲藥餌所誤若使君不舉於鄉不客京邸或未必得疾疾或未必遽死然則天欲成之而何爲復厄之耶君上有嚴慈生不獲孝養下有孀穉死不得視含歛徒設虛位招魂數千里之外靈如有知月何由瞑耶余與君垂髫之交一旦永訣道里修阻悵望天

涯寢門之哭神傷靡已矣人世閒富貴壽考庸庸者坐享之而獨嗇於賢哲之士悲夫

明經姚君亡室丁孺人傳

余里居知閨媛之賢而才者三人陳小雲室小韞汪氏長於詩陳扶雅室孟文汪氏長於書孫仲張室穎卿黃氏長於算法小韞詩宗唐賢風格倚上孟文書仿晉帖腕力遒勁穎卿算法得自其尊甫鐵年所傳三閨媛與余皆有譜誼姻連故知之爲稔今惟穎卿健在嘗見其所製儀器甚精然未聞有所撰述若夫疇人之所掌保氏之所教婆羅門之所切利瑪竇之所推能闢其蘊而觀其通裒然輯有成書者余於姚子載舟亡室丁孺人見之孺人名純字縞仙錢塘人貌端而性慧弱歲工吟標譽謝庭長歸於姚事上敬接下寬守鍾郝之禮法勤纂組嫻績繡擅

蘇蕙盧眉娘之藝之才兼是已爲閨媛所難乃孺人於女紅暇時好參攷文字異同而尤究心於周髀海島之學探微索隱剖析毫芒終以是耗其神致嬰羸疾疾甚語載舟曰純以數測恐疾不久延古人附身歛用時服非惟崇儉且以遠害近俗浮侈衾紱之外珥以珍寶甚無謂也純死幸無以金玉爲歛又曰士庶喪制載於通禮近俗踰分旛蓋之飾縷金錯采爲費旣鉅欲厯廣術以炫觀瞻嚮晨戒塗日旰未至窆所甚無取也純死卽北邙幸勿徇俗紆塗行庶幾安我魂魄嗚呼何其達也在術數於亡爲算盡在字義訓葬爲藏孺人達觀其審於數定而明於訓詁如此暨彌留又曰疇昔之夜夢碧霞元君召純掌書神如有靈死無憾矣往時孫淵如觀察爲亡室王采薇作傳云亡後於牀上自言尸解仙去居忉利東宮掌上界書三百架其事畧

同豈冥數不可違而天上祕書亦譌舛須校勘耶孺人旣寢瘵憚於推測嘗集離騷以自遣興騷之爲體後人續之反之至集成句以爲已詞自孺人始豈效三閭瀕死託巫咸下招冀自挽回其數耶夫能集騷則通於詩之變能參攷古今文字則有契乎書之源是書與詩孺人亦兼優特專長乃在術數耳余因孺人之長並舉里中閭媛之各有專長者著於篇以備他日傳列女者採擇

前史氏曰歲癸巳載舟來肄業西湖講舍從余游者累年覽其文斐如接其貌溫如進而叩其所長奧如自經史諸子百家及鄉先達之流風緒餘皆能津津道之不去口去冬哀輯孺人行誼屬余作傳始知其學之博而該蓋得助於閨中之賢偶也

景寧教諭高君繼室沈孺人傳

孺人姓沈氏系出吳興曾祖雋望陝西布政司理問祖廷諤四
川龍安雅州府知府攝建昌兵備道父琳國學生孺人生十歲
遭母林喪外大母朱太君攜歸鞠養之年十五朱太君沒始歸
依父居年十八來嬪於高爲瑤圃先生之冢婦教諭君伯驤繼
配也伯驤擅長才通達時事以嘉慶癸酉拔萃入都充

武英殿校錄道光丙戌銓授景寧教諭奉瑤圃先生之官以孺
人從甫二年先生棄養官舍伯驤猝遭大故地處僻遠千里扶
櫬陸罄水慄蒙犯霜露極困苦憔悴得歸治喪葬盡禮者伯驤
於終事信無憾亦孺人能殫勞分瘁有以輔成之也壬辰伯驤
奉檄監理崇文書院廳事後有屋數楹饒花木之勝乃迎養母
沈太孺人於湖上復以孺人從時伯驤就郡守聘公牘旁午寓
居時少晨昏燠寒之節孺人代爲省視惟謹方孺人始歸時歲

在壬午伯驤諸弟妹俱幼未婚嫁自癸未至甲午十餘年來孺人承舅姑志助伯驤爲弟娶於程於蔣者二爲妹籌嫁適於姚於陳於慎者三舅在稟命於舅舅沒稟命於姑媿具聘資皆節縮衣食以營之無幾微煩懣見於辭色俾伯驤成友愛之誼博父母歡成立諸弟妹家室孺人之相夫子實孺人之孝於舅姑也伯驤旣久負重名爲當世名公卿所推許而得不償失辛巳乙未再副秋榜前後三貢成均親老家貧齒踰強仕自省無過屢躓不前歲時歸對孺人恒忽忽不自得孺人多方慰藉無一怨尤語遇拂意輒溫顏排解慮急需先時摒擋終其身無一交謫語蓋和順婉嫺其天性然也有子未就傳自課其書省功計程不少假借嘗語伯驤曰君止此子若曠廢則無望矣獨子尤不可姑息也其明於大義如此天不佑善以產難卒於道光十

六年某月日年僅三十有二子一景孫女五長女爲伯驥元配
孫孺人出

前史氏曰余歸里主講崇文書院壬辰得交伯驥伯驥與余先後同爲宗伯周蓮塘師門下士也沆瀣分氣交久益密譚藝之暇閒及家事知君與孺人始結褵時長女纔二齡撫育至今年及笄恩勤未嘗稍減給所生女飲食被服之屬視長女皆下之每哽咽曰爾姊非若比也此與史所稱陳文矩妻撫字前妻子衣食皆兼倍所生者何以異世俗婦多偏愛所生遇前子女則薄之能不薄而待之均已不數數觀若孺人者可以風矣

重修鳳陽府學碑文

三代盛時自邦國以至鄉遂莫不有學兩漢分置郡縣亦越唐宋煥乎光明鉅制宏規日以增廓哉

國家崇儒重道薄海內外咸建膠庠

列聖相承典禮之隆遠軼前代今

天子御宇恪遵

成憲頒額成均明年

特詔臨雍臚經講學凡以惠士林彰文治者懿鑠鴻茂千載一時士生其閒宜若何之策勵而興起歟濠郡錯壤充豫襟河帶淮水陸之衝夙稱難治諸生遭逢

盛世相與濯摩砥礪舍舊謀新百餘年來涵濡於

德教之深視曩時之俗尙氣矜者其風丕變已敬恭膺

異命典學是邦歲周而科輟軒再至恭謁

文廟見夫堂廡整肅丹雘昭灼心竊嘉之惟時教授倪君模告余曰模秉鐸於斯凡十年蒞任時學宮歲久未脩棟楹撓敗過

時不葺摧壓是虞迺走請長官諄勸紳士上倡下和捐廉輸貲
量力鳩工星霜屢移工始告藏請一言爲誌其顛末敬職司學
校於誼無可辭爰進倪君謂之曰

朝廷三歲賓興鹿鳴薦揚科分班別獨博士弟子則統文武羣
萃學中豈不以高明沈潛者人性之難齊強弱剛柔者物土之
異宜使非游之於詩書之林導之於仁義之途奚以變化財成
矯其偏而補其不及耶唐時立武成廟以太公爲師孫吳諸子
爲配未幾旋罷甚矣事不師古徒泥於文武之跡而不知有勇
知方儒臣將才胥賴乎禮陶樂淑以全其用也然則觀濠郡夙
昔之崇尚當思明倫弼教俾文通武達殊塗同歸則學宮之脩
宜亟矣倪君以垂暮之齒身任其勞終始勿懈閱年八稔籌餼
六千餘緡出內有司案帳有攷華樸中度緩急中程可謂克勤

厥職而敬尤深歎後先守斯土者之教養有素俾士民樂業能相與助成盛舉也繼自今諸生之沐浴

聖澤者仰瞻輪奐之美俯挹芹藻之芬俎豆莘莘揖讓雍容庶幾經明行脩希風三代以勉副

大聖人樂育人材之至意若夫甲科之鼎盛簪纓之嗣興理有足憑猶其後焉者爾

會城新建義倉碑記

代

義倉之設所以佐常平之不逮也其法昉自隋代而踵行於唐先事豫籌官爲掌而民總其成在古所設諸倉中法爲最善浙會城地廣戶稠商賈輻輳逐末者衆家鮮蓋藏朝饔夕餼率皆取給於市其南衢嚴諸郡產穀僅足自給其北嘉湖二郡雖土田沃衍取贏亦不足供會城之需歲恒借給於兩江兩湖甚且

資海運於臺陽沂江程於川省偶值歲歉穀價翔貴議糶議賑
籌畫綦難道光十四年余奉

命撫浙仰荷

聖天子德澤所被兩值年豐今秋穀價之平尤爲數十年來所
未有闔城紳士陳雲柯中丞潘紅椿方伯胡書農學士金亞伯
少常韓對山龔闇齋觀察戴醇士宮贊朱香樹庶常高越垞張
仲甫中書景秋田司馬梁春塋別駕請以前賑餘儲務所捐房
租所輸存款約銀三萬餘兩於城北普濟堂隙地建設義倉爲
桑梓籌積貯余謂有備無患因時制宜是守土者之職也爰允
其請首捐廉爲之倡一時錢伯瑜方伯王銅士都轉竄松谿觀
察亦各捐廉飲助相與慎擇董事互稽出入法以穀貴則平價
以糶而納其價於官俟市價平則請領買補價在庫無侵漁之

弊歲易穀無朽蠹之虞總期於民有益而官不擾揆度既定卽命鳩工庀材曾不踰時工告蒧事經始丙申秋九月落成於冬十二月凡建倉二十四座貯穀二萬餘石其他賓僚廳事與夫鷺米之屋曬穀之場靡不畢具垣牆楹砌旣峻且固規模始創已秩秩乎有條不紊所願諸君子實心任事俾誼周同里惠洽編氓兆風雨之和甘增湖山之樂利賡歌

帝力同慶昇平將來經費有餘更擴而充之是則余所深望於會城之紳士者倉基地若干畝爲錢塘職員王錫仁和職員高鳳墀所分捐約錢四千餘貫董事爲候選中書莊仲方候選訓導韓文彬職員陳學瞻金國棻舉人錢廷薰生員王泰例得備書

重建雲林寺大殿碑文

代

余奉

命撫浙之明年值雲林寺殿工告成諸紳士請余誌碑以垂久遠按雲林爲古靈隱寺在會城之西十餘里襟江帶湖風擅形勝晉咸和間天竺僧慧理始卓錫開山因山署名連建五刹唐時屢更興廢四刹湮沒無攷而靈隱獨存吳越錢王飭僧延壽恢拓舊基規制較備其後大殿一燬於宋再燬於明三燬於國朝順治十五年皆甫燬旋建克復舊觀近於嘉慶二十一年某月日大殿復燬延及

行宮觀音各殿經前撫臣楊循例入

奏二十三年蒙

仁宗睿皇帝恩旨賞給運庫帑銀一萬兩以資建復於是前撫會同鎮浙將軍率各僚屬首先倡捐得銀一萬一千兩有奇存

貯運庫道光紀元四所商人金肇新等呈請以各憲仰體

聖慈捐廉勸助今衆商咸願每引捐銀三分共銀十萬七千兩
有奇隨綱遞輸存庫備用餘由住持儀謙虔心叩募浙東西紳
士之踴躍樂輸者前後亦以萬計閱歲凡六經費乃裕三年運
司宋請發存項開工興建前撫委令遴擇董事葉道傳朱嘉猷
孫培徐志震四人副以徐沂詳示規模責成領款構選木石甄
瓦各料或分任或專司通力量才悉心經理遭毀之宇以次營
造及歲久傾圯之天王殿羅漢堂俱一律鼎新座補像裝金碧
照耀其梁棟檼桷之脩巨瓴甌垣墉階砌之崇廣悉準前式勿
侈勿媮方鳩工時頭山門又爲隣火所燬諸董事捐資重築並
買民居被焚地拓之前繚以牆旁界以街觀瞻之肅視昔有加
是役也凡建造脩葺數百十楹首各殿堂次經閣次碑亭以至

客舍僧寮庫藏庖湑之所靡不一一完整暨茨丹雘赫然煥然
無損民生有資象教來觀者悟華嚴法界如聖域賢關不可磨
滅因起樂善悔過之心厥功偉矣經始道光三年七月初七日
落成於八年四月十六日計用銀十三萬二千餘兩工鉅費節
期速制堅諸董事之勤勞洵堪嘉尚獨念斯寺深藏林壑遠隔
市廛而自宋以來屢遭火燬豈寺僧之不慎抑有數存乎其閒
耶繼自今住持僧當思締造之艱益矢護持之力安禪驚嶺邀
佑龍天斯誠余所深望者夫名勝之區莫敢終廢況寺爲
列聖翠華之所臨幸
仁廟恩帑之所寵頒

墨寶儲藏山靈森衛余來適觀其成是不可以無紀爰徇諸紳
士之請而敘其建復之端委俛後之脩志乘者有所考焉

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元庭蔣公暨湯夫人合葬墓誌銘

原任總督倉場戶部侍郎河南元庭蔣公以嘉慶二十四年卒於京師遺命葬杭州道光九年臘月八日其子候補鹽運分司恩銘卜兆於錢塘象山之原公配湯夫人先公卒已葬睢州遂奉湯夫人衣履與公合葬敬於公爲館後進請誌墓勿敢辭按狀公姓蔣氏諱予蒲字南樵一字元庭先世由新建遷睢州至公五世祖諱奇猷順治己丑會試副榜輸穀賑饑崇祀鄉賢高祖諱文臣曾祖諱禧運祖諱辰祥乾隆壬戌進士改庶吉士三代均以公父少司空貴贈如其官少司空諱曰綸乾隆庚辰進士由檢討累官工部侍郎

國史有傳公爲少司空長子幼承家學博涉通敏弱冠入邑庠乾隆丁酉以拔萃貢成均已亥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改庶吉士

甲辰散館改吏部主事丙午陞吏部員外郎是年考差已與試以母湯太夫人老病恐遠離陳請扣除嗣後考差皆不與丁未京察一等復陳請畱京供職己酉擢驗封司郎中甲寅晉內閣侍讀學士乙卯丁湯太夫人艱嘉慶戊午服闋補原官陞太常寺少卿調通政司副使己未湯夫人卒辛酉京畿患水奉旨督理東壩飯廠公率僚屬綜覈人數散給以時男女以序公賑外復捐錢給餅餌俾嫠孤幼穉咸得果腹存活者以萬計前後奏疏凡六上所以推廣

皇仁勤卹民隱者無微不至壬戌擢太僕寺卿癸亥丁少司空艱甲子扶觀歸里合葬睢州城東新阡以湯夫人耐乙丑終制入都補太常寺卿洊陞宗人府丞丙寅調副都御史擢工部右侍郎丁卯轉左尋署吏部右侍郎奉

命詣清江查勘河工沿途不受地方供頓家丁自給廩食於工
段帑項之準估準銷者鉤稽年月分析界域條舉詳盡無漏無
隱奏入稱

旨是秋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戊辰春

欽派淀津召試讀卷官悉心掄才得士稱盛是夏以戶部侍郎
總督倉場時張家灣及通州康家溝一帶河道淤塞芻挽不能
前公捐廉濬河躬自督催漕船抵通較往歲早二十餘日得
旨獎勵已巳以失察花戶舞弊事罷職是冬祝

嘏賞編脩公喜重入詞垣克遂讀書初志壬申大考二等陞洗
馬轉侍講擢祭酒癸酉陞工部右侍郎以查勘

陵工降補宗人府丞旋以副都御史署理倉場事務晉內閣學
士甲戌復以戶部侍郎總督倉場公感荷

主知益加奮勉先是通州河經公疏濬閱數歲淤墊如故又北運河亦患阻淺公疏奏請

旨迅飭通永河道剋日疏濬以利漕運又疏奏北倉米石宜及時開放以裕兵食俱蒙

俞旨其他懲吏胥之奸憫丁弁之瘁於明察中加以矜卹至今漕員運弁猶追述公遺愛不置乙亥以王某冒捐職官公坐識其人未糾參復罷職公前後兩任倉場皆以事累干吏議花戶之弊如鬼如蜮其中復有把持之者清釐爲極難失糾冒捐跡涉朋比實則其人託行善公爲所欺人以房瑄不絕交董庭蘭惜之時嗣君方赴浙需次公挈之來南寓杭者三年己卯祝嘏入都患瘍卒年六十有五公性淡泊趨公外齋居一室芻蕘無媵侍事親色養蒸蒸數十年未嘗一日離左右以仲氏作令在

遠季又早世居常念及爲之忽忽不樂其來寓於杭也登眺湖
山愛其深邃語嗣君曰吾身後必葬是汝母祔先塋歲久勿徇
俗改阡必欲同藏仿古葬衣冠例可耳延陵季子有言魂氣則
無不之何拘形體哉今嗣君營葬遺命是遵可謂達於禮而弗
徇於俗矣公配湯夫人爲文正公五世孫女翰林院檢討懋學
公女名門淑德儉以持家一遵君姑湯太夫人遺訓先公之卒
二十一年子一恩銘孫五光裕光祿光福光祺光祐孫女六曾
孫一自脩銘曰

士族林列古睢陽惟公挺生勲德光愛名山水來錢唐千秋魂
魄安此鄉

贈通奉大夫費公暨配潘太夫人合葬墓誌銘

嘉慶十六年某月日贈通奉大夫費公卒子方伯丙章時官京

師既歸厝公相度塋兆食墨有待道光六年某月日德配潘太夫人棄養於湖北官署方伯奉喪歸將以七年某月日合葬於錢唐裏桐塢之原踵門請誌余與公同里又與方伯同官於朝知公及太夫人賢誼弗敢辭按狀公諱某字賡旦祖諱某邑庠生父諱某國學生皆以方伯貴贈官如例世籍慈谿自公父始遷杭公生九年而父沒母汪太夫人教以讀書家雖貧未嘗一日廢學年十九游於庠時潘太夫人來歸仁愛孝慈能與公均甘苦潘氏本錢唐望族父某以進士宰新建累官長沙守幼隨父任讀書明大義遇弟妹有恩既來歸卽典嫁衣佐公奉養汪太夫人遭危疾公禱於神願以身代與太夫人料量藥餌澣濯厠脲至蟣蝨叢生襟袂間亦不知汪太夫人於沈頓中恍惚夢神告以汝子婦孝壽可得延已而疾竟愈公以通經爲諸生祭

酒尤邃於易學自京房焦延壽外旁及元辰遯甲九宮孤虛之術靡不推究得其奧愜其他詩古文宗法大家不落時派凡經公講畫者皆負重名擢巍科以去而公久躋場屋處之晏如暨遭汪太夫人喪遂絕意進取先後客游四明天台及大江之南太夫人口授方伯昆弟經恒夜分不寐家事規畫井井以是公無內顧憂公具幹才既不獲見用於時亦樂與名公卿游以發抒其所蘊遇事可情恕理遣者必力爲解紛事後默然爲而不有生平未嘗受人一牘人亦無敢以私干者嘗館台州因勞成疾客中頗自懼夢神告以子有陰德身當食報比醒疾若失其感應一如汪太夫人病劇時歲戊辰方伯成進士改庶常公貽書諄諄以勤學立品勿干時躁進爲戒明年方伯授編脩公將就養赴慈邑辭祖塋遂感微疾不起年六十五公卒十餘年方

伯致身通顯語云不得於身必得於其子孫公之謂矣太夫人於公所言無不承順貧時事姑鞠子終歲操作及莅方伯任猶躬任米鹽淩雜事暇則手敝衣補綴之凡供帳有華飾者悉屏去語方伯曰汝父在時言居官當如是也姻族之以緩急告者必有以應卽不言而稔其家之貧者必歲歲有所寄語方伯曰汝父在時言爲人當如是也方伯值公暇入侍太夫人每舉平昔所習聞於公者爲方伯覲縷言之故方伯自觀察粵西至開藩湖北所在有政聲人頌太夫人賢尤頌公之庭訓能成子令名於身後也太夫人後公十六年而卒年八十子三金申國學生以奔公喪毀卒位壬仁和庠生丙章湖北布政使孫二茂林福林孫女四銘曰

木茂而實源長則波導源千里爲江爲河旣旣經師教宗鄒魯

出其緒餘公侯是輔不務操切事持其平不矜明察物求其生
公心疇知神夢先告惟德動天曰仁曰孝公之儷體今祔公阡
能述公訓以彰子賢淡竹分金流輝耀采左江右湖幽宮斯在
執紼臨窆會者千人鐫華貞石千春萬春

高州通判樹堂陸公墓誌銘

君諱向榮字樹堂先世自宋南渡由河南新鄭遷杭遂爲仁和
人曾祖諱彰宿隱居不仕祖諱陳善庠生父諱邁以幕直隸寄
籍清苑舉鄉貢官遵化州學正祖父皆以君貴贈如君階君生
而明敏弱歲隨侍寄籍乾隆甲寅登賢書嘉慶丁丑挑發廣東
厯宰五邑清獄訟緝志乘建祠宇捍水災因地因時期於民生
有補政聲卓著擢任繁劇於宰南海懲刁矜之把持市價於牧
南雄禁船戶之橫索商錢清以律身不畏疆禦有張綱埋輪風

力其改判高州權守韶州也兩值盜警海洋旣險阻陸地又巖谷深竊稍涉畏憚卽滋蔓難措手君先後督弁采入草薶禽獮咸以數月奏功非胸具成算安能迅速若此當是時韶官吏方倚君爲指臂韶士庶方戴君如父母韶之宵小方警服憚君如神明天不假年遽以疾沒惜哉君當官踔厲風發知無不爲鋤強詰奸興利除弊在揭陽以繩悍俗申牘大吏有物違其用雖參苓亦能殺人用得其宜卽砒附亦能療疾語得治劇之要嘗曰余素不喜粉飾遇事惟任以實心家居孝於親友於羣從昆弟親沒遵遺訓命子歸櫬營葬歲時設奠以不得親奉安窀穸爲痛越十餘載始獲順道回里躬拜墓門仰攀松楸徘徊不忍去人以狄梁公之望白雲戀親舍比之卒年六十有六配孫恭人內助著稱子二能秉君家法長孫鼎壬辰科舉人次葆恒候

選縣主簿孫一有王喪既歸鼎等卜於道光十七年某月日葬
君錢唐畱下鎮青龍山麓先期來乞銘按狀見君政蹟有足備
志乘採擇者不敢辭銘曰

奕奕邦畿迢迢鄉井梁貧客吳歐老家潁士衡生初鄭虔官冷
以學詩禮以時定省霜寒伯梓風敗曾蘭楹書畱晏椽筆宗韓
來學負笈好賢授餐自領鶚薦遂騫鳳翰移孝作忠寓寬於猛
雷封百里羊牧五嶺猷臚矜疑探丸息警害苗旣除嘉禾斯挺
雉隴觀俗鵝湖育材敬教勸學灑沈澹災望崇召杜治擢桃萊
銀章秩結朱邑祠開鑑朗懸堂鋒銛出匣潔惡儆民沈命立法
水撓更清火烈難狎有石充襄無香投峽才詘於用行全乎身
承芳先業垂範後昆薊門毓秀驚峰歸神永閼幽壙勒此貞珉

先母丁太恭人行述

先母太恭人姓丁氏爲外祖聚源公女福建上杭縣丞芸圃公
陝西商州知州杏雨公姊性至孝年十二卽依外曾祖母錢太
宜人寢處太宜人以老病困頓牀蓐扶掖須人家貧無婢媼外
祖母李太宜人又以提挈穉小力不能兼顧盟擲漱濯縫紉抑
搔悉吾母任之凡九年而錢太宜人以壽終甫踰月外祖聚源
公因治喪積勞感疾瀕殆吾母晝侍湯藥夜則焚香禮斗冀延
父命一夜忽痛哭隕絕羣趨救踰時始蘇泣然曰適拜禱時恍
惚見祖父立我前語我曰知汝心誠但汝父數已終無徒自苦
故不覺哀痛至隕耳時先妣沈太恭人卒府君聞吾母之孝納
幣焉以乾隆辛巳來歸府君年二十有一時吾祖衰年多病衣
食寒暖之節吾母多方調護之性嗜飲吾母以沽於市者恐傷
脾每預儲良醞以待祖母邵太恭人性嚴肅吾母先意承志晨

父侍左右能得老人歡先是沈太恭人以難產亡遺長兄椿甫
二齡吾母保抱提攜偶風歎夜恒數起壬午六月祖考奇玉公
棄養吾母佐府君於哀痛擗踊中部署周詳無所憾是歲十月
次兄樽生祖母時銜哀猶幸復抱孫得含飴娛晚歲會以所僦
屋欲增價府君度力不逮聽其別售途遇某姓友告之故慨然
願以宅之半相讓府君卽付值與訂期某友尋客靖江其兄某
又以宅售他氏府君弗之知杭城移家例於前數日進寶瓶祖
母因曰置吾兩孫熏籠中是卽寶矣及至某宅拒不納將寶瓶
毀焉期旣爽府君不獲已於癸未四月暫囑吾母侍祖母擊兩
兄寄居外家叔母亦歸甯至六月乃移居東園兩兄相繼殤八
月祖妣邵太恭人棄養吾母哀痛部署如喪祖考時進寶雖俗
例不足憑而事適相值後吾母言及未嘗不太息繼之泣下也

家既屢遭顛沛吾母慨然謂府君曰君常有志四方今窮蹙如此不可再株守撐拄門戶請以身代健男是冬府君客游淮揚丁亥游江右每游輒不稱意或數月或半載卽歸家日益貧所畜止一僕一媼烹飪煩擱吾母嘗身與均悴暇則紉鍼補綴率夜漏三下始就寢時沈外祖母張太孺人營無所依府君迎養於家外祖母待吾母如所生吾母亦事外祖母如已母深宵鐙火禦冬罄鹽有無諮諏舂汲更替凡助吾母撫育敬等自孩穉以至成立者數十年府君既倦游歸與同里詩人結吟社性慷慨睦姻敦族遇事之合於義者竭已力爲之不計難易身則節縮衣食與吾母共甘苦己丑十月子敬生庚寅舅祖邵天成公卒遺有子女各三積逋纍纍府君既爲清其宿逋而食指無所藉米鹽薪水按歲時餽之以至春茗冬蔬吾母必分所有以相

給爲營嫁二娶一有未備吾母必拔簪珥俵助焉辛卯九月吾母猝患末疾臥一榻不能轉側心鬱甚晝假寐聞堂中人喧雜似有貴客者比入則外曾祖母錢太宜人也吾母泣語曰兒病恐不久延太宜人於患處以手按摩曰無妨當卽愈吾母挽留之曰吾事大忙汝表弟孫繼章中式矣吾須往書押及覺欲起時叔母在側笑止曰妯娌休強動吾來助妯而吾母竟行步如平時翌日繼章公果獲售戚黨聞之咸以爲吾母事太宜人盡瘁有年故急難來救援且示以預兆蓋繼章公於錢太宜人爲外孫也丁酉夏府君患熱晝夜環柱行不止醫診爲虛以補劑進吾母力持不可易醫投以涼散時敬與姊氏方幼弱吾母蒼黃悲恐夜禱於神府君疾惡銍侍疾者皆坐暗中夜分府君忽見兩白光如人合抱府君身驚而大號汗出如洗比曉疾愈矣吾

母嘗曰設當時意見少不定誤服庸醫劑則疾不可爲汝輩且
餓死矣戊戌正月子義生庚子舅氏慎修公卒有妾娶未期年
府君遽醇謹人配之不索值有二女年及笄吾母邀姑表弟繼
章孫公與議曰吾兄不幸早世二女皆未字吾爲丁氏女吾弟
亦出自丁請分任可乎於是迎其長女於家府君爲備妝資擇
壻嫁焉庚子府君於東里營屋數椽辛丑春乃移居府君家數
遷至是始定時家少裕婢僕差多於前而吾母於中饋必事事
躬親如曩日府君文酒之讌月或再舉樽酒杯茗吾母司之竟
夕無惰容亦無忤色是歲十二月子禮生乙巳十一月叔母邵
太安人卒叔母與吾母蓼苦並嘗吾母倚如左右手叔母亦每
事請命未嘗專決無子女府君以子義爲之後丁未長姊于歸
查氏時府君已抱疾吾母不欲以瑣屑煩府君釵梳匱具先事

擗擋府君但總其成而已府君初患腰臂痛繼以便血甚至一晝夜數十起吾母料量藥餌衣不解帶者凡再厯寒暑戊申冬府君力疾爲敬娶施氏婦明春嫁二妹於李氏吾母措置調護刻無暇晷己酉八月先考薨唐府君棄養府君於病中語敬等曰汝祖九里松墓葬已廿年意不欲再動擬別營生壙今病不能汝曹年幼無知恐爲堪輿家所惑先塋左尙有一穴我魂魄得長依父母足矣惟塋右已耐葬汝前母無隙地汝母百年後須營新阡耳府君歿敬等謀所葬意猶豫吾母力持遵遺命辛亥冬乃耐葬府君於祖塋府君生平好義樂施身後家無恒產吾母勉自刻苦以保有餘積敬慮歲入不足思客游吾母阻之曰客游則所業必荒今汝性誠愿客游非所宜遂中止甲寅二月子禮卒禮豐頤廣額睂目如畫吾母極愛憐之幼時命隨敬

誦讀旣而得痰疾發輒昏眩醫療竟莫能痊嘉慶丁巳爲子義娶范氏婦辛酉嫁三妹於汪氏癸亥嫁四妹於舒氏皆吾母節歲入所贏辛勤措辦嘗謂敬等曰貧家嫁娶本無厚貲但弟兄姊妹禮宜如一吾不忍以汝父歿歧視也故豐儉與府君在時無異辛酉敬舉於鄉吾母曰汝前欲客游吾阻之今公車當行如不第可卽歸勿就遠館勞吾盼望壬戌五月歸里癸亥九月敬婦施氏卒施氏舊家明禮義吾母哭之慟一子理方七齡吾母以垂暮年代爲鞠養憐其失母珍惜有踰尋常甲子春家宰師劉文恭公視學江左招敬佐校吾母曰學幕中皆讀書人與郡縣別汝可往在江左一年歲暮歸母聞朱根石先生之女甥吳氏通詩書嫻操作卽命敬聘定焉乙丑敬成進士改庶常是秋乞假歸而吳氏於六月閒疾卒吾母深憫惜之命敬迎其栗

主遷其櫬與施氏同厝俾歲時祭享不乏云丙寅八月復爲敬娶高氏婦丁卯敬以散館赴京師壬申命高氏挈孫瑄附件來京時家以嫁娶喪葬較昔綦貧吾母爲稱貸路資始克就道敬自丁卯至巳卯官京師者十三年其間一分校鄉闈一典試河南清俸所入自給不足未嘗能寄一襲之衣一嚮之甘爲吾母少慰遲暮也先是癸酉歲家書來言老母患兩足拘攣不能步須扶几及憑人乃行至丙子丁丑間則臥起須抱持敬聞信屢思歸吾母止以書曰吾所患係末疾自揣精神尙如舊汝京官所恃積俸若一乞假則遷轉無日非吾期望汝意也乙亥春敬蒙

恩派懋勤殿行走編輯祕殿珠林石渠寶笈二書疊蒙

恩賞丙子正月

命預茶宴觀鐙吾母聞而以書諄誡曰汝一愚劣書生遭際
聖明屢邀異數慎毋校閱疏忽以負

主知貽親憂也戊寅孫琯舉於鄉己卯爲孫琯娶婦張氏是秋
敬蒙

恩簡放安徽學政使署在太平府之當塗縣其地與浙江千里
而近又一水可達竊幸舟行安穩移書俟春和令新婦侍吾母
來皖並迎三妹作伴以慰岑寂庚辰二月安輿抵署敬迎拜舟
中仰視吾母神明大減於十三載前乃知前書所言徒以慰敬
懸念也敬在京舉二子曰琨曰琮吾母顧之而喜曰汝祖母當
日望得孫旣得兩孫旋復失今吾繞膝有七孫二孫女何幸如
之蓋琯居長敬元配施氏出次琬次琰次瑞次瑄及二女皆義
出次琨次琮皆敬繼配高氏出年最幼今始得見大母也抵署

時適吾母八旬壽辰署東舊有園稍修葺之爲吾母稱觴之地
每值春熙秋爽吾母恒肩輿至園周覽花木延眺雲山以娛心
志子義亦時至署並命珽瑄兩孫在署讀書得以晨昏奉色笑
惜敬終歲校閱按部歸多值溽暑祁寒不能長侍吾母游讌也
道光壬午秋三妹以痢疾卒於署敬等姊妹四人及是惟三妹
存又嫠居乃天復奪其年吾母雖委之於數其心傷矣是冬敬
得受代義乃奉吾母率兒婦舟行返里門敬赴

闕復

命卽乞養歸五月孫瑄成進士吾母悲且喜呼瑄乳名曰琳兒
得兩榜渠母可瞑目地下矣是月孫珽入邑庠吾母顧謂敬曰
三孫入泮與汝同以第一名將來功名早於汝方好七月望後
以胃有停積飲食漸減而神氣尙清旣但飲米露遂於八月十

三日棄養嗚呼痛哉吾母生於乾隆辛酉年二月十八日歿於道光癸未年八月十三日享年八十有三以嘉慶己巳

覃恩誥封太宜人以道光壬午

覃恩晉封太恭人吾母持身儉約布衣蔬食佐府君辛苦治家在閨門孝於親友於兄弟及來歸府君以孝於親者事舅姑以友於兄弟者和娣姒復推其孝友之誼助府君賙貧卹寡歷三十年如一日居平念兩舅氏俱遠宦春秋祭埽必躬赴檢視松楸戒毋翦伐性慈祥待子婦輩和顏接之未嘗加以疾言遽色在署時值敬出巡常勉以盡心閱文曰汝受知

先朝復受

今上渥恩淳擢清班階至學士宜若何圖報恨吾老邁恐不復見汝視學他省矣嗚呼痛哉吾母平生言行族黨周知未能盡

述謹以敬等所及見及聞於吾母與舅氏芸圃公者詮次之如此